

编者按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此时，你会发现，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我们从“历史上的今天”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来认知、来反思……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我们把这个栏目叫《“今天”的她》

## “今天”的她

今天，10月11日，是国际女童日。2011年，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的10月11日为国际女童日，以确认女童的权利和世界各地的女童面临的独特挑战。全球儿童非营利组织“国际计划”首席执行官奈杰尔·查普曼也说，我们一致认为应对全世界女童的权利给予特别关注，很多国家的女童在从上学到工作的所有生活领域都不受重视，严重的歧视和偏见使得很多女童不能发挥其真正潜力。



魏剑美

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多家报刊专栏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步步为局》《空城》、杂文集《下跪的舌头》等十余部。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所以，在这个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小萝莉”们吧！

几年前看过一部印度小说《我一开口，这世界就变了》，比起出版商渲染的所谓悬疑推理重口味，可能更让人感到恐怖和惊悚的，还是印度社会重男轻女的恶习。尽管对于我们这些中国读者来说重男轻女也不算什么稀奇，但“重”和“轻”到这般境地却还是让人瞠目结舌：小说中，刚出生的女婴可以被随意杀害，男孩却可以为所欲为。女孩杜尔加和姐姐惨遭家族的残害，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就连母亲也反过来顺受并对女儿的苦难无动于衷。近些年来，一些媒体和网民也热衷于渲染印度和某些非洲国家对于女性权利的极度轻慢，虽然不免带着“刻板成见”，但也不能不承认，女性权利尤其是女童的生存状况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中国喊“男女平等”的口号已经近百年，法律层面上更是全方位确保女性的权益。近年来随着“女强人”、“女

国际女童日，跟“小萝莉”们谈谈心——

## 身为女人，便已圆满

汉子”、“华丽单身族”的出现，似乎在不断地宣告女权的强势崛起。让人咋舌的是，网络上还不止一次地出现男人自甘被女友或者妻子当狗牵的雷人视频。至于骄横女王们狂扇贱男的画面更是不在话下。然而，这些“看上去很美”的宣示与作秀，恰恰诠释着平等意识的阙如。甚至当一个男人骄傲地宣称“穷养儿子富养女”时，其溺爱本意的背后恰恰传递出对于女童自我成长与完善的不确定与不信任。

诸多女性自己，虽然没有明确的性别歧视，甚至还有对抗，但延伸到对于女儿或者孙女的教育和培养上，却常常不自觉地认同并服膺着传统的女性劣势理念。“集体无意识”对女性心理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完成的。”意思就是“女性”这一角色的确定其实是由所谓的“社会共识”来帮助完成的，传统社会给予的女性定位让你自觉不自觉地按这一定位来塑造和完成了你自己。

要真正走出“有些追求男女平等者自身亦在制造不平等”这一怪圈，核心其实还是一种女性文化尤其是女童文化的营建。我们常说“推动摇篮的手即推动世界的手”，从这双手开始，就应给予女孩知足、自信和快乐。

身为女性，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之下，几乎都被明确和暗示过自己的“不足”的状态，常见的洗脑台词有：“你是个女孩子，你要乖要听话，你要更加努力！”没有男孩的家庭更不乏将女儿当儿子养，因此“若男”、“超男”、“招弟”这样的名字每个年代都有。还有的家长不自觉地炫耀“我们家女儿比儿子更能干”。这种种论调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女孩从小就应该表现更好，才能得到大人的认可，才可以略微弥补“你是一个女孩子”的缺陷。也正因此，不少女孩仿佛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

焦虑，急着努力去“证明自己有价值”、“证明自己被认可被喜爱”。加拿大沃耶尔夫妇发布研究报告称女孩比男孩成绩好的现象已持续了一百多年。这一教育现象在我国似乎更为突出，不仅中小学如此，大学里亦愈演愈烈，不少文科专业，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者都是清一色的女生。这种“性别学沟”的存在，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女性的集体焦虑。

为人父母者，为人师表者，以及各种媒体，最需要传递给女孩子们的信息其实是：生为女孩，便已圆满，而不需要其他的附加条件。生为女孩，可爱，贴心，会撒娇，善解人意，是父母的小棉袄，只是因为女孩的这些特质，她就已经十足美好。《爸爸去哪儿3》里面的夏天，那个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女孩而被父母宠爱，被父母满满的爱意包裹，又何曾想到要争取什么表现什么来展示自己的可爱与价值呢？

女孩不用去证明什么，她只要“是”一个女孩就好。她可以单纯可以精明，可以温柔可以率性，可以乖巧可以顽皮，可以细致入微可以大大咧咧，都是世界上一份独特的“女孩”的美好。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基调。一个无需证明什么的女孩，长大后也就是一个无需刻意的女人。她可以打拼，因为她有喜欢的事业；她可以结婚生子，因为她喜欢孩子和家庭；她可以恋爱，因为她遇到了喜欢的人；当然，她也可以独身，或者失恋、遭背叛，因为这都是正常人生中都可能有的遭遇，而并非因为她是个不幸的弱势的女性。所有的付出都是历练和阅历，所有的挫折都让人更趋圆满与成熟。是的，达观的人生本应如此，在每个状态之下，都享受属于自己的点滴欢欣，都承担属于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如是，则不论得失均已完美。

编者按

都说湘女多情，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多艺、多金、多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在这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聪颖的、温柔的，也可能是火辣的、彪悍的、柔中带刚的；在这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隔壁大嫂……

## 细读湘女

## 平江女子靠什么赢得男人的尊宠

应该用什么来形容平江女子呢？在湘女中，她们辣得不明显，就像平江菜始终平和温润一样，她们与湖南重口味保持着距离，既不重油也不重色，更没有暴成暴辣的冲击力，给人的永远是冲淡平和的散文诗般的韵味。



陈晓丹

资深媒体人，先后任职湖南广电《湖南广播电视台》《金鹰报》编辑部主任、经世图书负责人、《芒果画报》主编，芒果影视作品负责人。现为自由生活家、文化围观者，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

作为湘楚文化的源头之一，平江处于洧水、罗水上游，美丽的洧罗江自东向西贯穿全境，江水至此地势平坦，平静无波，因而得名“平江”。

古老的历史和乡土人情，带给平江古典主义的优美。都说平江话难懂，似有湘语、赣语、客家话的影子，其实平江话是从远古而来的一种独特的地方土语，很多现代汉语消失的古声母依然存在。故，操持着这种语言的平江女子，一开口就有另类的文化特质。她们说话音调抑扬顿挫，文词古典艰涩，活脱脱是古代方言吟诵。这种口音在人群中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而她们也能凭借这缕乡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人”。

平江外出务工人员很多，尤以女子遍布大江南北。我时常在出差途中、逛商场、走路时，冷不丁听到平江女子的寒暄：“恩气念赖（你去哪啊）？”“气耍！恩落个搞模梯（去玩！你在这儿干什么）？”“舅的办酒，气呷情席（舅舅请吃饭，去赴宴）”“那恩快性喷，莫斯暗哒（那你快点去，莫等天黑了）！”她们应该做梦都没想到，人群中居然潜伏着我这样一个知音。

平江女子喜欢群聚，时常三五成群结伴同行，这或许与她们另类的乡音有关。独特的音韵是她们的招牌，让她们彼此认同。

如此，乡音便成为平江女子第一个标签。

第二个标签则是乡情。在外省，最团结的湖南人一定有平江人，平江女子热衷于说方言、攀老乡、参加同乡会，“人不相识话相识，不是亲人胜亲人”。她们以平江为荣，很难接受外域文化的改变，这从她们顽固的口音、不可改变的饮食习惯就可窥见。

平江女子做得一手好菜，烹调风格、菜肴搭配自成体系。封闭的山野隔绝了外界对平江的影响，山里长的笋菇薯蒿、水里来的鱼虾螺蚌……各类天然食材占据餐桌，老祖宗的菜单代代相传。平江自古食药膳，天麻炖羊脑、当归黑豆羊肉汤、绿豆炆骨头、芸豆炆猪肚……滋补养生的饮食习俗流传至今。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美食世界，因为平江女子的灶间捍卫，川、粤、苏、鲁等各大菜系无法打入，甚至连湖南主流的湘菜都无法撼动平江菜的根基。

人说湘女多情，平江女子的多情，便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故土情，温柔似泪江水，平缓而不息。而她们也用温柔征服了平江，平江话称女朋友和未婚女子为“小娘”，称妻子为“夫娘”，称老年妇女为“干娘”，平江人把女子统统视作自己的娘，可见女子地位有多么高。相较起长沙男人称老婆为“堂客”，平江男人称老婆为“夫娘”，其尊重和宠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迷恋平江的山山水水，每次走进幕阜山、福寿山和连云山都会被打动。至今记得多年前在江东北岸的一次邂逅。

那一日，为寻找江东北岸和鲜美的河鱼，我走过一片桔子林。臭皮柑桂在枝头，豌豆花开着紫白的花，肥壮的丝瓜垂下瓜架，一位农家女在屋外洗头，乌黑的长发垂在盆里。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她拨开额前的湿头发，莞尔一笑，灿若桃李。

“嗯哩从念耐来（你们从哪来啊）？”

“县城那边。”

“来搞模梯（来干什么啊）？”

“来看看。你叫什么名字啊？”

“梅仙咯……”

女子泰然自若地洗头，泰然自若地对话。

“我哩咯闲素有模里银来咯（我们这平常没什么人来的）。”

攀谈中，我得知她祖辈居住在这里，她最远的旅行也就是到镇上，每月换点生活物资，镇外的世界，她全然不知。离开时，梅仙到园子里摘了一根碧绿的丝瓜送给我们。“冇模里好家伙（没什么好东西）……”她不好意思，认为礼物太轻贱。

走出很远，梅仙还在挥手，乱乱的湿头发披在额头上。我被她的纯真感动了。对于我们来说，她只是萍水相逢的过客，而对她说来，我们已经是熟悉的朋友。她甚至期待着我们下次造访。

而我知今后很难再见，有些人的出现就像流星划过天际。那个挂着湿淋淋的头发、始终微笑的梅仙，只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连同她伊甸园般的山里生活。